

達磨祖師著

達磨血脈論

達磨大師血脈論序

右朝奉郎通判建昌軍事賜緋魚袋任哲作

原人之心，皆具佛性。泛觀諸家禪說一切經文，原其至當之理，未有不言自己性中本來真佛。達磨西來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；蓋謂自己真佛，不出一性之中。人人不自委信，所以向外馳求。將謂自性真佛外更有別佛，故諸佛諸祖師說法要人省悟自己本來真佛，不假外求。又緣種種法語泛濫不一，轉使學人惑亂本性，無悟入處。惟有達磨血脈論，並黃檗傳心法要二說，最爲至論。可以即證自己佛性，使人易曉。比之求師訪道，鑽尋故紙，坐禪行腳，狂費工

夫，相去萬倍，此非小補。紹興癸酉見獨老人任哲序。

達磨大師血脈論

渝州華嚴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

三界混起，同歸一心，前佛後佛，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問曰：若不立文字，以何爲心？答曰：汝問吾即是汝心，吾答汝即是吾心。吾若無心，因何解答汝？汝若無心，因何解問吾？問吾即是汝心，從無始曠大劫以來，乃至施爲運動一切時中，一切處所，皆是汝本心，皆是汝本佛。即心是佛，亦復如是。除此心外，終無別佛可得，離此心外，覓菩提涅槃無有是處。自性真實，非因非果。法即是心義，自心是涅槃。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，無有是處。佛及菩提皆在何處？譬

如有人以手提虛空得否？虛空但有名，亦無相貌，取不得，捨不得，是捉空不得。除此心外，見佛終不得也。佛是自心作得，因何離此心外覓佛？前佛後佛只言其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；心外無佛，佛外無心。若言心外有佛，佛在何處？心外既無佛，何起佛見？遞相誑惑，不能了本心，被它無情物攝，無自由。若也不信，自誑無益。佛無過患，衆生顛倒，不覺不知自心是佛。若知自心是佛，不應心外覓佛。佛不度佛，將心覓佛不識佛。但是外覓佛者，盡是不識自心是佛。亦不得將佛禮佛，不得將心念佛。佛不誦經，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無持犯，亦不造善惡。若欲覓佛，須是見性，見性

即是佛。若不見性，念佛誦經持齋持戒亦無益處。念佛得因果，誦經得聰明，持戒得生天，布施得福報，覓佛終不得也。若自己不明了，須參善知識，了卻生死根本。若不見性，即不名善知識。若不如此縱說得十二部經，亦不免生死輪迴，三界受苦，無出期時。昔有善星比丘，誦得十二部經，猶自不免輪迴，緣爲不見性。善星既如此，今時人講得三五本經論以爲佛法者，愚人也。若不識得自心，誦得閑文書，都無用處。若要覓佛，直須見性。性即是佛，佛即是自在人，無事無作人。若不見性，終日茫茫，向外馳求，覓佛元來不得。雖無一物可得，若求會亦須參善知識，切須苦求，令

心會解。生死事大，不得空過，自誑無益。縱有珍饈如山，眷屬如恆河沙，開眼即見，合眼還見麼？故知有爲之法，如夢幻等。若不急尋師，空過一生。然即佛性自有，若不因師，終不明了。不因師悟者，萬中希有。若自己以緣會合，得聖人意，即不用參善知識。此即是生而知之，勝學也。若未悟解，須勤苦參學，因教方得悟。若未悟了，不學亦得。不同迷人，不能分別皂白，妄言宣佛勅，謗佛忌法。如斯等類，說法如雨，盡是魔說，即非佛說。師是魔王，弟子是魔民，迷人任它指揮，不覺墮生死海。但是不見性人，妄稱是佛。此等衆生，是大罪人，誑它一切衆生，令入魔界。若不見性，說得十二

部經教，盡是魔說。魔家眷屬，不是佛家弟子。既不辨皂白，憑何免生死。若見性即是佛，不見性即是衆生。若離衆生性，別有佛性可得者，佛今在何處？即衆生性，即是佛性也。性外無佛，佛即是性；除此性外，無佛可得，佛外無性可得。問曰：若不見性，念佛誦經，布施持戒，精進廣興福利，得成佛否？答曰：不得。又問：因何不得？答曰：有少法可得，是有爲法，是因果，是受報，是輪迴法，不免生死，何時得成佛道。成佛須是見性。若不見性，因果等語，是外道法。若是佛不習外道法，佛是無業人，無因果，但有少法可得，盡是謗佛，憑何得成。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見，佛都不許。佛無持

犯，心性本空，亦非垢淨。諸法無修無證，無因無果。佛不持戒，佛不修善，佛不造惡，佛不精進，佛不懈怠，佛是無作人。但有住著心，見佛即不許也。佛不是佛，莫作佛解。若不見此義，一切時中，一切處處，皆是不了本心。若不見性，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，是大罪人，是癡人，落無記空中；昏昏如醉人，不辨好惡。若擬修無作法，先須見性，然後息緣慮。若不見性得成佛道，無有是處。有人撥無因果，熾然作惡業，妄言本空，作惡無過，如此之人，墮無間黑暗地獄，永無出期。若是智人，不應作如是見解。

問曰：既若施爲運動，一切時中皆是本心；色身無常之時，

云何不見本心？答曰：本心常現前，汝自不見？

問曰：心既見在，何故不見？師曰：汝曾作夢否？答：曾作夢。問曰：汝作夢之時，是汝本身否？答：是本身。又問：汝言語施爲運動與汝別不別？答曰：不別。師曰：既若不別，即此身是汝本法身；即此法身是汝本心。此心從無始曠大劫來，與如今不別；未曾有生死，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不好不惡，不來不去，亦無是非，亦無男女相，亦無僧俗老少，無聖無凡，亦無佛，亦無衆生，亦無修證，亦無因果，亦無筋力，亦無相貌，猶如虛空，取不得，捨不得，山河石壁不能爲礙；出沒往來，自在神通，透五蘊山，渡生死河；一切業拘

此法身不得。此心微妙難見，此心不同色心，此心是人皆欲得見。於此光明中，運手動足者，如恆河沙，及乎問著，總道不得，猶如木人相似，總是自己受用，因何不識？佛言一切衆生，盡是迷人，因此作業，墮生死河，欲出還沒，只爲不見性。衆生若不迷，因何問著其中事，無有一人得會者，自家運手動足，因何不識。故知聖人語不錯，迷人自不會曉。故知此難明，惟佛一人能會此法，餘人天及衆生等，盡不明了。若智慧明了，此心號名法性，亦名解脫。生死不拘，一切法拘它不得，是名大自在。王如來，亦名不思議，亦名聖體，亦名長生不死，亦名大仙。名雖不同，體即是一。聖人種

種分別，皆不離自心。心量廣大，應用無窮，應眼見色，應耳聞聲，應鼻嗅香，應舌知味，乃至施爲運動，皆是自心。一切時中，但有語言道斷，即是自心。故云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。色無盡是自心，心識善能分別一切，乃至施爲運用，皆是智慧。心無形相，智慧亦無盡。故云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。四大色身，即是煩惱，色身即有生滅，法身常住無所住，如來法身常不變異故。經云：衆生應知，佛性本自有之。迦葉只是悟得本性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性即此同諸佛心。前佛後佛，只傳此心，除此心外，無佛可得。顛倒衆生，不知自心是佛，向外馳求，終日忙忙，念佛禮佛，佛在何

處？不應作如是等見，但知自心，心外更無別佛。經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又云：所在之處，即爲有佛。自心是佛，不應將佛禮佛；但是有佛及菩薩相貌，忽爾見前，切不用禮敬。我心空寂，本無如是相貌，若取相即是魔，盡落邪道。若是幻從心起，即不用禮。禮者不知，知者不禮，禮被魔攝。恐學人不知，故作是辨。諸佛如來本性體上，都無如是相貌，切須在意。但有異境界，切不用採括，亦莫生怕怖，不要疑惑。我心本來清淨，何處有如許相貌。乃至天龍夜叉鬼神帝釋梵王等相，亦不用心生敬重，亦莫怕懼。我心本來空寂，一切相貌皆是妄見，但莫取相。若起佛見法見，及佛菩薩

等相貌，而生敬重，自墮衆生位中。若欲直會，但莫取一切相，即得更無別語。故經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都無定實，幻無定相。是無常法，但不取相，合它聖意。故經云：離一切相，即名諸佛。

問曰：因何不得禮佛菩薩等？答曰：天魔波旬阿修羅示見神通，皆作得菩薩相貌。種種變化，是外道，總不是佛。佛是自心，莫錯禮拜。佛是西國語，此土云覺性。覺者靈覺，應機接物，揚眉瞬目，運手動足，皆是自己靈覺之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道，道即是禪。禪之一字，非凡聖所測。又云：見本性爲禪。若不見本性，即非禪也。假使說得千經萬

論，若不見本性，只是凡夫，非是佛法。至道幽深，不可話會，典教憑何所及。但見本性，一字不識，亦得。見性即是佛，聖體本來清淨，無有雜穢。所有言說，皆是聖人從心起用。用體本來空，名言猶不及，十二部經憑何得及。道本圓成，不用修證。道非聲色，微妙難見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不可向人說也。唯有如來能知，餘人天等類，都不覺知。凡夫智不及，所以有執相。不了自心本來空寂，妄執相及一切法，即墮外道。若知諸法從心生，不應有執，執即不知。若見本性，十二部經總是閑文字。千經萬論只是明心，言下契會，教將何用。至理絕言，教是語詞，實不是道。道本無言，言說是

妄。若夜夢見樓閣宮殿象馬之屬，及樹木叢林池亭如是等相，不得起一念樂著，盡是托生之處，切須在意。臨終之時，不得取相，即得除障。疑心瞥起，即魔攝。法身本來清淨，無受，只緣迷故，不覺不知，因茲故妄受報。所以有樂著，不得自在。只今若悟得本來身心，即不染習。若從聖入凡，示見種種雜類，自爲衆生，故聖人逆順皆得自在，一切業拘它不得。聖成久有大威德，一切品類業，被它聖人轉，天堂地獄無奈何它。凡夫神識昏昧，不同聖人，內外明徹。若有疑，即不作，作即流浪生死，後悔無相救處。貧窮困苦皆從妄想生，若了是心，遞相勸勉，但無作而作，即入如來知見。

初發心人，神識總不定；若夢中頻見異境，輒不用疑，皆是自心起故，不從外來。夢若見光明出現，過於日輪，即餘習頓盡，法界性見。若有此事，即是成道之因。唯自知，不可向人說。或靜園林中行住坐臥，眼見光明，或大或小，莫與人說，亦不得取，亦是自性光明。或夜靜暗中行住坐臥，眼睹光明，與晝無異，不得怪，並是自心欲明顯。或夜夢中見星月分明，亦自心諸緣欲息，亦不得向人說。夢若昏昏，猶如陰暗中行，亦是自心煩惱障重，亦自知。若見本性，不用讀經念佛，廣學多知無益，神識轉昏。設教只爲標心；若識心，何用看教？若從凡入聖，即須息業養神，隨分過日。若多嗔

恚，令性轉與道相違，自賺無益。聖人於生死中，自在出沒，隱顯不定，一切業拘它不得。聖人破邪魔，一切衆生但見本性，餘習頓滅。神識不昧，須是直下便會，只在如今。欲真會道，莫執一切法，息業養神，餘習亦盡。自然明白，不假用功。外道不會佛意，用功最多，違背聖意，終日驅驅念佛轉經，昏於神性，不免輪迴。佛是閑人，何用驅驅廣求名利，後時何用？但不見性人，讀經念佛，長學精進，六時行道，長坐不臥，廣學多聞，以爲佛法。此等衆生，盡是謗佛法人。前佛後佛，只言見性。諸行無常，若不見性，妄言我得阿耨菩提，此是大罪人。十大弟子阿難多聞中得第一，於佛無識只

學多聞，二乘外道皆無識佛，識數修證，墮在因果中。是衆生業報，不免生死，遠背佛意，即是謗佛衆生，殺卻無罪過。經云：聞提人不生信心，殺欲無罪過。若有信心，此人是佛位人。若不見性，即不用取次謗它良善，自賺無益。善惡歷然，因果分明。天堂地獄只在眼前，愚人不信，現墮黑暗地獄中；亦不覺不知，只緣業重故，所以不信。譬如無目人，不信道有光明，縱向伊說亦不信，只緣盲故，憑何辨得日光；愚人亦復如是。現今墮畜生雜類，誕在貧窮下賤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雖受是苦，直問著亦言我今快樂，不異天堂。故知一切衆生，生處爲樂，亦不覺不知。如斯惡人，只緣業

障重故，所以不能發信心者，不自由它也。若見自心是佛，不在剃除鬚髮，白衣亦是佛。若不見性，剃除鬚髮，亦是外道。

問曰：白衣有妻子，姪欲不除，憑何得成佛？答曰：只言見性，不言姪欲。只爲不見性，但得見性，姪欲本來空寂，自爾斷除，亦不樂著，縱有餘習，不能爲害。何以故？性本清淨故。雖處在五蘊色身中，其性本來清淨，染污不得。法身本來無受，無飢無渴，無寒熱，無病，無恩愛，無眷屬，無苦樂，無好惡，無短長，無強弱，本來無有一物可得，只緣執有此色身，因即有飢渴寒熱瘴病等相，若不執，即一任作。若於生死中

得自在，轉一切法，與聖人神通自在無礙，無處不安。若心有疑，決定透一切境界不過。不作最好，作了不免輪迴生死。若見性，旃陀羅亦得成佛。

問曰：旃陀羅殺生作業，如何得成佛？答曰：只言見性不言作業。縱作業不同，一切業拘不得。從無始曠大劫來，只爲不見性，墮地獄中，所以作業輪迴生死。從悟得本性，終不作業。若不見性，念佛免報不得，非論殺生命。若見性疑心頓除，殺生命亦不奈它何。自西天二十七祖，只是遞傳心印。吾今來此土，唯傳頓教大乘，即心是佛，不言持戒精進苦行。乃至入水火，登於劍輪，一食長坐不臥，盡是外道有

爲法。若識得施爲運動靈覺之性，汝即諸佛心。前佛後佛只言傳心，更無別法。若識此法，凡夫一字不識亦是佛。若不識自己靈覺之性，假使身破如微塵，覓佛終不得也。佛者亦名法身，亦名本心，此心無形相，無因果，無筋骨，猶如虛空，取不得。不同質礙，不同外道。此心除如來一人能會，其餘衆生迷人不明。此心不離四大色身中，若離是心，即無能運動。是身無知，如草木瓦礫。身是無性，因何運動。若自心動，乃至語言施爲運動，見聞覺知，皆是動心動用。動是心動，動即其用。動用外無心，心外無動。動不是心，心不是動。動本無心，心本無動。動不離心，心不離動。動無心

離，心無動離，動是心用，用是心動。動即心用，用即心動。不動不用，用體本空。空本無動，動用同心，心本無動。故經云：動而無所動，終日去來而未曾去，終日見而未曾見，終日笑而未曾笑，終日聞而未曾聞，終日知而未曾知，終日喜而未曾喜，終日行而未曾行，終日住而未曾住。故經云：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見聞覺知，本自圓寂。乃至嗔喜痛癢，何異木人，只緣推尋痛癢不可得。故經云：惡業即得苦報，善業即有善報，不但嗔墮地獄，喜即生天。若知嗔喜性空，但不執即業脫。若不見性，講經決無憑，說亦無盡。略標邪正如是，不及一二也。

頌曰

心心心難可尋，寬時徧法界，窄也不容針。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了知三界空無物。若欲求佛但求心，只這心這心是佛。我本求心心自持，求心不得待心知。佛性不從心外得，心生便是罪生時。

偈曰

吾本來此土。

傳法救迷情。

一華開五葉。

結果自然成。

達磨大師血脈論終